



亲家母

樊惠彬◎著



在硝烟纸屑的迷蒙中，人们拥挤着去看她的身段，小媳妇、大姑娘还窃窃私语，或咯咯地轻声嬉笑。她意识到后，干脆将粉红色的长风衣脱了下来，一下甩到男人手里，还将肚子故意挺了挺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了李家大门。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

亲家母

樊惠彬◎著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亲家母/樊惠彬著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5520-0224-9

I. ①亲… II. ①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13490 号

亲家母

著 者: 樊惠彬

责任编辑: 李 慧

封面设计: 闵 敏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照 排: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 刷: 上海信老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 开

印 张: 10

插 页: 2

字 数: 144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0224-9/I·077

定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一 / 1	十四 / 86
二 / 4	十五 / 94
三 / 9	十六 / 101
四 / 16	十七 / 104
五 / 23	十八 / 110
六 / 27	十九 / 114
七 / 32	二十 / 118
八 / 40	二十一 / 122
九 / 48	二十二 / 130
十 / 57	二十三 / 135
十一 / 62	二十四 / 141
十二 / 68	二十五 / 146
十三 / 78	二十六 / 155

亲家母是个扫辟的女人。扫辟在这个东疆村落的方言中,意为泼辣、无拘束、能干。

亲家母苗条,一副水柳腰,一双丹凤眼,一排白玉米牙,挑出两颗虎牙。

亲家母喜欢老韭菜,一只只长牌到了她手里,收放自如,收拢像方糕,放开如纸扇。

她来牌胃口大,买庄的硬币一出手就不收回,牌友们称她:“男人家在外工地吃冬瓜汤,小精怪在家里抛天庄。”

遇上男人们说她,她会瞟上一眼,调侃:“不像你们呀,会享福,游和牌作作(抓),大龙虾剥剥,田螺头嗦嗦(吸),小寡妇戳戳。”引得一屋人开怀大笑,她也格格地大笑。

在来老韭菜的过程中,亲家母常常以她特有的粗犷话,叫人忍俊不禁。这一副牌,她自摸到一张和牌,兴奋地站了起来,大叫:“把裤子脱下来,自摸!”

说是亲家母,其实她很年轻,才二十六岁,结婚才三年多。她有个儿子叫愣愣,村俗因生肖里犯克,必须寄名给属兔的,我就成了他的寄母。

说起这个寄儿,在亲家母嫁到李家前就有了,三个月。亲家母当时是挺着个微微隆起的肚子,在父母急燎燎的眼光中走出家门的。

当她走进李家时,鞭炮响了整整一个时辰。在硝烟纸屑的迷蒙中,人

们拥挤着要去看她的身段，小媳妇大姑娘还窃窃私语，或咯咯地轻声嬉笑。她意识到后，干脆将粉红色的长风衣脱了下来，一下甩到男人手里，还将肚子故意挺了挺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了李家大门。弄得看热闹的人既惊诧又开心，笑声、掌声、嚎声鹊起。村里有个胖娘子当即嘲弄：“这只小精怪，还挺有精神呢！”

从此，小精怪就成了亲家母的非正式常用名。

这一天，我去亲家母家串门，顺便问问她对村里集资修路的想法。一进她门，就看到寄儿愣愣手里拿着个馒头在当地欢蹦乱跳。

这小子越来越像他娘，大大咧咧，两只眼睛倒活络得很。只可惜两条粗粉丝从俩鼻孔中顺流而下，让人腻心。“亲家母，给伊揩脱点。”

亲家母向愣愣瞪了瞪眼，抓过馒头，就着那两条粗粉丝似的玩艺一搅，想往他嘴里塞，一迟疑，丢出去几丈远，说：“小百爷种，叫你吃！”

唔！我差点呕出来。她也太扫辟了，简直是泼妇。

但是，亲家母对修路的事情蛮开明，村里叫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她第三个捐资，一下捐了一百元。别人讥讽她瞎积极，她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人都是精光来精光去，打打僻如，就僻如输了一副牌，有啥大惊小怪！路修好了大家好跑，除非啥人没脚才不走。

亲家母还歪点子多。村里修的这段路是侧砖路，长长两里多。土刨开了砖进来了，堆了一大片一大片，这下可急猴了当村长的，他怕砖被人偷了，就想请人晚上白天轮流看，可一算要十多个人轮转当班，蛮好一笔工钱开销，还不一定看得住。村长急得抓耳挠腮，像蚂蚁掉到热锅上。

亲家母看在眼里笑在心里，朝村长肩上一巴掌：“你这乌子没得卵用，我教教你，你屋里的广播啥用场？广播里喊一喊，就说修路砖堆在那里，都用白石灰洒了，修路多下来的砖都用于修坟的，谁家修坟缺砖，我们可以提供支持。”

村长茅塞顿开，广播一喊三遍，结果灵验，一块砖未丢失。村里人迷信呀，即使不迷信谁愿意碰那忌口的事呢？

亲家母不讲理时也结棍，俗话说像缠死牢，非弄得你叫饶不可。

春节里她男人家从外工地回家，邻里康狗朝他说了句玩笑话：“乌小

蟹，一年到头呆外头，娘子变别人了也勿晓得。”

这话让跟在后头的亲家母正好听到，她紧上几步，狠狠拍了康狗一下，当即就要和康狗翻脸。亲家母男人再三劝阻，才把她劝回了家，并安慰说：“让他嚼白蛆去，我不相信的。”

话是这么说，但她男人这一晚翻来覆去老睡不着，还叹了好几口大气。

亲家母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，一把搂过男人道：“喏啦，刚才还劝我的？”

“没啥，你困吧。”她男人将她紧紧拥在怀里。

第二天，亲家母乌黑隆隆跑到康狗家，不顾俩裤腿被露水打得湿透，叫开门，搬过椅子朝当地一冲，一屁股坐下去，双手一交叉，气势汹汹地叫康狗把她的姘头寻出来，寻勿出来就死在他面前。

康狗吓来连连叫饶打招呼，康狗的娘子只好大声责怪男人：“百爷种，嘴巴空来长蛆了，这种话好瞎讲个？”又安慰亲家母：“不要听他卵话，你是啥人我俚都晓得，勿瞎弄个，要和别人就算我。”直听得康狗一脸无奈与愤慨，亲家母即刻止住了吵闹，得胜回家。

还有一次，亲家母上街，到裤店里咬咬牙，花了三百元买了一条低腰裤，也想时尚时尚。但走出店门后发现裤裆里有一条细缝，连忙赶回店里要调换，店里不认账，吵了一阵没结果，亲家母一怒之下挡在店门口，见顾客进来就拦，把裤子给人家看，并大声告知：“这家黑店，卖破烂，质量差，不调换！”顾客闻之避退，直到店主最终给调换了方得罢休。

不过亲家母人缘还是蛮好的。她到男人家工地上去，也算“探亲”，总要带几大包土产，什么炒花生、爆蚕豆、香肠、风青鱼、咸猪头肉、白海蜇，简直应有尽有。到了工地上，总要叫上小工头、同村人、男人的老朋友吃上一顿，啤酒、黄酒、烧酒，喝得七荤八素摸不着方向才罢休，再加上她白晳晳嫩依依的姿色，大家有事没事都爱往她的住处凑凑热闹，亲亲热热地喊她声：“李嫂！”



二

可是这年亲家母走了背运。

春里，男人家上外工地不久就出事了。这天早晨，她男人家骑着自行车到农贸市场买了中午的菜回来，途经脚手架下时，突然凌空直直地坠下一根钢筋，像钉青蛙似地插入她男人的天灵盖，她男人连叫一声都来不及就倒了下去，连忙抢救到附近医院，没用了。

亲家母赶到停尸间，不敢呼天抢地，连忙托人找关系，要把尸体抢运回家。但是人家有规定，死在大都市的人一律就地火化，不准运出城去。一听这话，她火从胸中起，怒向胆边生，大声威胁医院：“谁不准我将男人运走，我就从这五楼上跳下去！”

医院方一听又要出人命，赶紧让步，但这帮人心狠啊，要了她五万元好处费，帮她把死人扮成未死的病人装上救护车，挂上打点滴瓶，瞒天过海地将她的男人偷抢出了这座大都市。

亲家母将丈夫的遗体运到家中，已是后半夜近两点钟了，家里的亲戚朋友、东邻西舍还都边游和边等着，一见死人进宅，都连忙放下牌，起身帮着张罗，将遗体放进有机玻璃罩内，摆设起了灵堂。

这时，亲家母和公公婆婆、父母亲早已忍不住，放声痛哭了起来，直哭得在场人个个鼻子发酸抹眼泪。

按这里村俗，死人一般只放三日，第三天下午必定火化。但亲家母实在舍不得丈夫就这样消失，决定放五日，四邻八舍都说她良心好，都为她

叫冤,为什么倒霉的事偏偏让良心好的人碰着?

亲家母不相信菩萨保佑,但她公公婆婆很相信,平时一直吃素念佛,可有什么用呢?多么善良慈悲的人,吃了那么多年的素,念了那么多年的阿弥陀佛,到头来连个儿子都没能保佑住。

第二天,公公婆婆从庙里请来了和尚,和尚带了几十个信佛的居士,来安慰已故的亡灵。

亲家母本想阻止这种不管用的仪式,但看到两位老人极度悲伤的神情,便叹了口气,不再说什么,也跟着他们双手合十,双眼紧闭,心里默默地祈祷,愿丈夫亡灵安息。

和尚是专职的佛教人士,居士是业余的信佛众生,和尚开始带领居士们围绕遗体不停地转圈,口中念着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

专职和尚训练有素,挺直身板,左手拿一柄长长的口朝天铜质小钟,右手拿一根不锈钢杆子,顶端有长圆形小锤,双臂收拢于胸前,小钟举于鼻前方,小锤击打着小钟,发出清脆的钟声。他眼向下,口中抑扬顿挫地念着“南无阿弥陀佛!”念一句,敲一下,走四步,很是严谨有规矩。

业余居士长长一大群,双手放于胸前,有的大约放于肚脐眼处,右手置于左手上,有的大拇指相抵,有的则较随意,一样地低垂双眼,脚下跟着一步一顿地前行,口中随着和尚的声调念着:“南无阿弥陀佛!”

仔细看居士们的脸,似乎都有一段苦难的经历,都有一番不堪回首的沧桑变故,都有一颗浸润了苦水渴望安宁的虔诚之心。

转啊转,转了不知多少圈,这机械的脚步、固定的声调,在经过了无数次的演绎后,人们似乎进入了一种境界,这世界真的开始宁静,人们不再喧闹,也不再窃窃私语,而是进入了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,看他们转圈的眼睛全都失去了明亮的光,脸变得冗长,像是在体验着一种情感,又像在回忆着一段往事,心已不再躁动,空气里弥漫着浓厚的与死者安息相适应的气氛。

突然,和尚的小锤子在击打小钟时飞了出去,大概是螺丝松掉了。和尚十分敏捷,双眼立时睁开,向后侧地上扫视过去,马上锁定了小锤的落点,飞步过去,弯腰捡起,快速旋在钢杆上,又领着芸芸居士缓缓前行,双



眼下垂的人们甚至都没有觉察这一喜剧性的小插曲。

南无阿弥陀佛！

整整四天半，按农村的习俗，扎库、剪冥衣、哭七七、还寿生、做道场，该做的都做了。

第五天下午出殡火化，亲家母已欲哭无泪，楞楞扎着白头围，捧着父亲的遗像，哇地哭了起来，送葬的人们都禁不住潸然泪下，孩子还太小啊！

悲悯的唢呐不停地吹着，亲家母似乎已无力照顾孩子，坐在送葬车内紧闭着双眼，她的父母亲始终跟着，搀扶着这苦命的孩子，不时安慰着她。

火化了，丈夫的骨灰安放在了村安息堂里。

这一夜，亲家母守着丈夫的遗像，整整一夜未曾入眠，我陪着她，几乎支撑不住。

处理好丧事，亲家母头上有了白发，人也沉默了许多。她怎么也想不通，怎么就轮到她作寡妇呢？那根钢筋早不掉晚不掉，怎么就在那个时刻那样准确地掉在了她男人家的头上呢？

死男人啊，你早不早晚不晚为何偏偏就在那一刻走过那个要命的地方呢？难道阎罗王翻账册确实翻到你了吗？你害苦我啦，你让我年轻轻就守寡，于心何忍啊。平时你在外工地，晚上我想你厉害了，打个手机就听到你声音了，今后想你叫我往哪里打手机呀？

现在，她回想出事前的那些日子，似乎确实有些预兆。那天她上集镇买了鸡毛菜，中午吃了下午莫名其妙就泻肚子，泻得眼前金花苍蝇直冒。到了晚上两只眼皮又直跳，弄得人搞不清是福还是祸。原来是祸呀，晓得是祸我也学学人家请阴阳先生做做解法，破破晦气，也许你就不触这个霉头了。

唉，思来想去，自认倒霉，她流着两行热泪向里床一侧身，抽咽着。

亲家母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眼睛一闭上，脑海里出现的全是自己男人的脸。方方的脸盘，眯缝的眼睛，说起话来眉头一皱一皱的，平时也不觉得怎么着，现在感到哪点都好看，长得恰到好处。唉，死人哪，你害苦我了。

亲家母又想起了男人追求她的情景，那时他们还都是初二的学生，坐前后桌。有一天上课，她靠在后桌上，忽然觉得腰间被什么戳了一下，回

头一看,后桌的壁板不知什么时候有了一个洞,那洞明显是木结被撬掉形成的,那戳人的东西就是从那洞里伸出来顶到腰部的,大概是手指或是笔杆。再看那桌子的主人,眯缝着不大的双眼含情地看着自己,她不由得心头一热,脸刷一下红了。

但她毕竟是她,瞪了他一眼,就将身子猛地又靠在后桌上,任由他怎么戳,就是不理不睬不离开。

一连几天下来,慢慢地,她觉得那被戳的腰部有些痒痒地惬意,一上课便有要往后靠的意识。

终于有一天,在放学回家的路上,他骑的自行车追上了她的电动车,向她塞过来一团纸,然后飞也似地向前骑去。

亲家母停了下来,打开纸团,只见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:“春妹,你越长更好看了,我一天不看见你就心里空得慌,我每天用手指顶你的腰,你的腰很柔软,我感到很开心,我们那个吧,我会对你好的。”

那个吧,哪个吧?

亲家母当时心跳得厉害,连脖子根都红了。

这情景让跟在后边的我全看到了。亲家母和我最要好,是铁杆的小姐妹,她问我怎么办?我告诉她别理他。

可是,上课时她依然往后靠。

就这样,他们靠出了感情,也靠出了问题,学习成绩上不去啦,高中也干脆不上了,一个去了上海建筑工地学手艺,一个在家帮父母干点农活。思量了,手机晦气,不是信息传情,就是通话不断,一月下来,三四百元不为稀奇。二十三岁那年,她男人中途回来了一次,过了一个月,亲家母呕吐得厉害,瞒不住了,到三个月时就急忙急抢成了亲。这放在过去是很丢脸的事,现在这光景也无所谓了。他们算好的,有多少小年轻不都是上午认识,下午恋爱,晚上就想上一张床的?成亲后,亲家母的肚子一天天隆起,但因属于未婚先孕,一时领不到出生证,我妈当时是村里妇女主任,帮了他们忙,不仅吃到了满月酒,还收到了一份大大的谢礼,什么两瓶好酒、两条好烟、一件花格呢大衣,乐得我妈直夸小两口懂礼貌。

亲家母那男人其貌一般,可还是有些才气,班里写作文也数得上的,



据说他还给她写过一首情诗，蛮有点味道的：

美丽的小春港
养育了一位美丽的春姑娘
她的双眼楚楚动人
似清澈的碧波闪光
她的话音爽朗迷人
似温柔的水声流淌
和她相伴终身
是我最最甜蜜的梦想
得到她的芳心
我将把毕生为她献上
.....

果然，成亲后他处处呵护她，挣了钱交给她，有了好吃的让给她，不抽烟少喝酒，每次从工地回来，都要满包满裹地买东西给她，她是他的上帝。她经常和别人说嫁给这样的男人真是自己的幸福，不上高中也值，嫁个大知识分子，对你不好，花七花八，还要你侍候着他，有什么好呢？

可是没有了，什么都烟消云散了。亲家母心里那个痛啊真是无以言表，这漫漫的长夜，她如何睡得着呢？

年轻轻的守寡了，怎么办？再嫁人？有他这么好吗？

她的心绪乱极了，回绝了所有好心人的提亲，只是家前屋后地干活，照看好楞楞，也不再去摸长牌了，左邻右舍喊了几次喊不动，也就不再喊了。

日子在默默中过去，转眼到了秋天，地里黄的黄豆，红的赤豆，白的棉花，一样一样收进来了，亲家母的心情也有所好转了，这一天终于主动和我搭了腔：

“村里广播说要种菠菜，你种吗？”

“看看再说，那可是个累活哪。”

“看什么看，我看那不错，村里帮着统一发种子，统一收购，价钱还可以，种种吧，看你闲得发慌，挣几个零花钱，手头活络点。”

在亲家母的鼓动下，我跟着她一起种上了菠菜，她种了整整三亩，我只试着种一亩。

亲家母毕竟是亲家母，一旦从悲伤的阴影中走出来，马上就让人体会到了什么是化悲痛为力量，她没日没夜地忙地里的活，请手扶拖拉机深翻、耘地、开垄、下种，没有几天，把一大片刚收获过的乱地整成了齐刷刷新堂堂的菜地。她又买了潜水泵往泔沟里一扔，架起高压水龙枪进行喷灌，把块菜地天天浇得湿漉漉的像一个新嫁娘那么水灵灵。

俗话说：“只有懒人没有懒地”，十来天后，地里透青了，一片嫩绿，人见人爱，亲家母更是喜上眉梢，隔着几条泔沟喊我：

“楞楞他寄娘！秧头出来啦，你出了吗？”

“我出啥呀？”

“出你个毛，秧头！”

“也出啦，只是没有你的出得齐！”

我感到那种青春的活力又回到了亲家母身上，她那爽朗的喊声在田野里回荡了好久。

这让我寻思了好一会，难道女人只有在丢失了男人才更像个女人？难道人只有在经历了生活的磨难才有可能去创造生活？这摸牌的瘾咋就说没就没了呢？人哪，真怪。

据村广播里说，这菠菜是由村里帮镇蔬菜公司种的，将来要直接卖给外资企业，由他们加工后销往国外市场，因此要求很高，不能喷农药，收摘时要戴防落发的帽子。

亲家母听了说：“外国人就是讲究，有根把头发有啥大不了，不过既然村里说了，就把细点吧，省得以后退货丢脸。”

亲家母像侍候孩子一样侍候菜地，种的大叶菠菜长得一绿荫，真叫人眼里脱皮，羡慕得很！

四十五天后，大叶菠菜每棵长到半斤多，可以收摘了。

这一天下午，村长带着村里蔬菜指导组的人来指导收摘。当是谁？带来的原来是康狗，这骚卵子，他能懂什么，只不过嘴皮子圆滑点，村长怎么看上他的？村长这人哪，好酒，一定是让这怂卵灌得不知东南西北了。

指导吧，看你怎么指导。

村长见了亲家母笑咪咪的，未曾开口说话，先打了两个隔，酒气喷出丈把落地。他非常温和地对亲家母说：“看不出，你种菜还是一把好手，我走了多少田块，就你这长得齐整，可以收摘了，你先收摘，傍晚卡车来装。”

康狗在一旁用眼睛不断看亲家母脸，嘻嘻地附和村长的话：“先收摘，先收摘，卡车来装，卡车来装。”

“不要收摘得太早，太早了菠菜会干瘪。”村长又叮嘱。

“对对，太早了会干瘪。”康狗讨好地凑到亲家母身边神秘兮兮地又说：“最好放在水泥地上，洒点水既不干瘪又增加分量。”

亲家母一听皱了皱眉头：“那装在卡车上长途运输不会烂吗？”

“这个这个……我说说，你自己看着办，还有那个分量么……嘻嘻，你自己寻思寻思，嘻嘻……”

康狗好像挺内行,但却欲言又止。

村长点了一支烟,说康狗:“有屁放响点,别像夜壶里翻泡,在那里瞎咕噜。”

康狗:“是是,没咕噜。”

指导的一走,亲家母动员我帮忙,两人专拣长得大的菠菜,一个用斜凿从根部铲起,一个去杂质整理捆扎,用小推车一车车送到田头靠埭路一边,堆了一大堆,用编织布盖上遮阳。

这时,太阳已滚落到小楼房顶下了,金丝线一样的光斜刺里照过来,给收获的田野披上了一层暮色将临的鲜亮,也将汗滋滋的亲家母的脸照得鲜活活格外有棱有角。

“嘟嘟!”

卡车来了,上面已装得满满的,亲家母的菠菜是最后一批上车的。

康狗在车上呼么喝六,不一会就装好了。

司机临开走也没忘了跟亲家母调一下:“春妹,你的菜嫩啊,就跟你一样水灵呢!”

“少嚼舌头根,开稳当咯!”亲家母挺开心。

怎能不开心呢?忙了快两个月,终于有成果了,这送出去的是菠菜,回笼来的可就是人民币,以前有男人挣了花,现在可得自己挣了花啊。

亲家母拍了拍围腰上的灰尘,向我一招手:“走,上我家吃晚饭去。”

这顿饭只有一菜一汤,芋艿烧青菜加茄子洋扁豆虾干汤,但两人吃得特别舒畅,我还跟她开玩笑说:“你现在是农业产业化的尖兵了,村里要表扬你了。”

“什么花不花的,挣点钱是真的。”亲家母越发变得实在了。

然而,高兴的梦还没有做圆,就听到了不亚于晴天霹雳的坏消息:“蔬菜加工厂退货!”

这是第二天中午的事。原来卡车送到外贸蔬菜加工厂是晚上九点多,厂方立即组织验收,验收是一捆捆逐一打开,丝毫不漏,结果被查出部分菠菜因涨水太多有变质现象,还有不少菠菜裹有泥块杂质,不合格占比太多,全退!



听到这一消息，村民们懵了，村长懵了，亲家母也懵了。

亲家母立刻赶到村里，只见村委会场心里都是村民，吵吵嚷嚷、人声鼎沸，村长正在大声喝斥康狗：

“你这只猪脑子，你以为天底下就你聪明？外资企业讲的就是质量，就是信誉，你这样做害了谁？害了我们自己，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！现在你去赔，你赔得起吗？你走吧，以后再也不用你来干这活了。”

“村长，我也是好心，想让大家多挣几个钱。”

“滚！”

“……”康狗垂头丧气地走了，被村民们一阵哄骂！

见到这番情景，亲家母把满腔冤恨往肚里咽，转身回到家，关上门，到男人的遗像前大哭了一场。

亲家母将楞楞安顿睡下后，一个人坐在男人遗像前发呆，整整一个黄昏像个木头人。

突然，有人敲门。

“谁？”

“我，康狗。”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李嫂，我找你谈点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这么晚了，明天再说。”

“明天就晚了，你开开门。”

“不开，你害得我们够惨的了，还想干什么？”

“你开门，我进来对你说。”

“不开，要说就在门外说。”

“这不好么——”

“有什么不好，你在防盗门外说，我里门开着。”

“看你这人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”

“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你不懂吗？”

“好好，你把里门开开。”

亲家母没好气地把里门打开。

“李嫂，今天这事全怪我，我好心办坏事，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。”

“活该，这叫报应。我没有听你话也倒了霉，你讲得过去吗？”

“是讲不过去，我现在就是来向你赔罪，帮你弥补损失的。”

“弥补？怎么弥补？”

“我知道你的菠菜不仅长得好，上车前也没有涨水夹泥块，所以我偷偷地把它们带回来了，在车上，明天一早我和你到集市上去卖掉它，不会亏本的。”

“这行吗？村里不是说都要回收到蔬菜公司，卖给外资加工企业的吗？”

“说是这样说，但这是退回来的，没有关系的，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”

在康狗的再三劝说下，亲家母答应明早去试试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康狗和亲家母用板车将菠菜运到集市上出售，这么大的菠菜在集市上还是第一次看到，不一会便卖了个精光，价钱还比公司收购的略高些，一共卖得八百多元。

亲家母兴奋了，望着康狗生出了感激之情，便抽出一张百元大票，给康狗表示感谢。康狗怎么也不收，无奈，亲家母只好请康狗在早点店里吃了顿早饭。

临别，康狗对亲家母说：“这事不要让村长知道，村里和镇上蔬菜公司跟外资加工企业有合同，这菠菜不能在当地市场上卖，如果对方知道了要罚我们款的。”

“这……”亲家母有点手足无措。

“不要紧，把嘴巴闭紧，再说这是退回来的。”康狗安慰道。

但是，瓶嘴塞得住，人嘴堵不住，没过三天，村长知道了这件事。有机关干部告诉他，这大叶菠菜放点蒜泥，炒好了真好吃，一下泄露了天机。

村长把康狗和亲家母喊到村办公室，进行了严厉的责怪。

“谁让你们拿到镇上去卖的？这是合同不允许的，人家外资加工公司为了控制这个市场，从种子开始就控制了，你只能种一茬，第二茬你还得买他的种子，他不允许你在当地市场销售就不能违反，退回来的也不行，